



作者

李雲仙

「知識的領域」包括有兩大陣營：一為科學，一為哲學。「科學」以直敘事實為其依歸，所研究的對象是外物世界，崇尚清楚，謹嚴，該括的界說。哲學重會通，是一種抽象概念的研究，所尋求的是宇宙運行的軌範。具上述，「科學」較易取得普遍的共認，且玄下的起點，後者可以據以為基礎。再觀「哲學」，一概念之所由生常為人認作「係屬主觀」，而且，其此一概念又往往衍生其「派生」之概念，是故臻至，「以常識證理想的思辨」的客觀境界殊不易！

十九世紀以來，「科學」是一支突起的異軍，大有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威勢，四野均為之震動。來自生物學的挑战—達爾文的進化論，為後世的科學唯物論者據以倡言「人類以『萬物之靈』淪為『禽獸』同等。實不亞於十六世紀哥白尼天體革命掀起的熱潮其波，終為繼起的哲學價值之再認定—因羅素新邏輯的提出致生的「邏輯

內部的革命」，將之平息。此後則是一番「科學的哲學」新面貌的浮現。

本文擬就羅素在「哲學價值」上引進之觀念及此後因應知識的進步對個人的安身立命作一申述。

科學的哲學

下列是羅素對「舊式邏輯」與「進化哲學」之批駁：

(1)舊式的邏輯（希臘人對其幾何學及理性推論的堅決信從而造成的理性權威）採取的是「否認走向建設」之途徑，不顧經驗（常識）的判斷，徑直地，依其純理的推論而認定何者可承認的，致唯心論者所認定的宇宙永遠只是依傍心理或精神而存在，忽略了世界之廣與人類所知之狹。

(2)進化論的提出在當時是極具成效的。達爾文種之由來頓時使得曾為亞理士多德遺傳學說所作之天然分類失去了界限，因而吾人所認定的「物」與其「類別」均將化入時間之推移而成之歷史的陳蹟。遂釀生了進化之哲學，觀點如下述：

宇宙的發展路線是趨向「善」的理想境界，即「現實」應朝著與「理想」契合的方向前進，且不斷地逼進之。這項宇宙進化定律為斯賓塞爾和黑格爾所滿足。柏格森一派則以為「一個為世界所永遠逼近的理想」過於呆滯，「理想」的本身，亦要隨進化發展的途徑，有它的階段性而不具固定的目標。於是強調「生命的衝動」是一聯續的川流，別於進化過程中歷經的種種非真實的物象，只有它能在進化的事實中，保有「和一」的性質，準此，柏格森將本能一直覺的地位升高為玄學的真實判決者，並提出「用直覺以反對理性」的學說。羅素以為進化論牽引到「變遷與聯續之本身」（為了解這個世界所必須探究的），應包含兩個部分：

(1)非哲學的部份 — 從專門科學得來的快速急劇的論斷，日後尚可加以證明或否認。

(2)非科學的部分 — 題材是屬於哲學的，然不能武斷地由進化論所依據的事實演繹而來（以之在於生命之目的問題中，遂產生一「實用的智慧」的心理）。基於「哲學要成之為科學性」的論點，羅素提出：「變遷和聯續的分析」不是物理學、生物學……所能照徹出的，他將屬於另一個學術的範疇 — 科學所照法證明，無法否獎的哲學領域。換言之，即盡量減低其「實用的心理」，而達「純粹為知識而知識」的求真精神。

羅素所提出的「新邏輯概念」是參與具體經驗的「分析應用」，僅止於分析的表明，不攙入建設的欲望。就純理上來說，他思想揭示的是前所未有的理論，並非剔除其他相對存在之理論的可能性，在哲學的價值一文中羅素提出兩個問題討論(1)哲學的價值是什麼？(2)為什麼要研究哲學？他認為：哲學，有如其他學術，是以「知識」為主要對象，而且是將所面臨的造成「偏見與信從」的立論加以審察過後所得到的知識；是一種要使不同類別的科學歸一的系統知識。從而我們明瞭了科學的時效與實際應用的功能性和哲學冥想的客觀，不定域等等非實用的價值觀。研究哲學的目的在於脫除「妄自尊大」的自我膨脹，開拓吾人「浩瀚無涯」的精神領域。此外，並指出「研究哲學不是為了尋找那些問題的明確答案，因為我們至今尚不知是否有個真實答案 — 只為了研究『問題』的本身！因為，這些問題擴大了可能的『解答概念』這時，消弭了自我的一層消極意識而融於廣大自然的和諧中，如許的學術人生則極盡沖虛，空靈的現象。

劃時代的科學家愛因斯坦說：「閱讀羅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相對於半世紀以來被教會視為異端的他，或許令人懷疑與費解，曾有人詢及「如何解決二十世紀的人類危機」時，他答以耶穌基督的愛。吾人對「愛」作一深思，並合之以「科學的哲學」的精神，

理解這話的真諦應是不難的！一度有人詬病他為「半個邏輯學家」，他又何嘗欲求其全功？宙事物是以相待（相對）、中庸、平衡、調和而存在，觀其變而得消長之理，所以，無主唯心、主唯物、主一元或多元的對呆板靜體的辯論；一切玄學方法、陰陽的概念皆為直覺，必須有特殊邏輯才可依據。人生之部與形上之部幾為中國學之全部，其因首重人道——現世人生，所以無宗教。

今將提出中國人的宇宙觀和心性觀，對其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作一探索。

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中國人的天是宇宙最高之真理，是「可知現象」直指無限的「不可知領域」進動下的渾然一體。古代，「可知的天」雖是形下易知、較為客實的天體與天像，如春夏秋冬，陰陽寒暑的往復推遷……等，在人類科學昌明的今日，則隨時可加以知識方面的修正補充，實大珪之瑕無甚礙。「不可知的天」是一理體，眾儒稱之太極。一部易經哲學所闡根本之理，則以太極一元為始，顯為陰陽對待，一陰一陽——運轉（翕為流行勞用，翕以顯關），變動不居，展開了普遍生命流

討論此問題之前，先對「哲學與宗教」間之關係作一方便立意。哲學是一系統的，首先銜貫的思想；宗教則是思想含一特別態度，由此態度遂發一種行為。哲學範圍所包甚寬，大致分為三部——形上之部，知識之部，人生之部。以下次哲學與宗教的情形，討論世界三大精神文明——西洋、中國、印度精神生活的比觀：

在西方，宗教與形上學是初具勢力的，爾後遭外來批評，宗教漸變以應時需，形上學則因特以「感覺、理智」之主觀認定而失勢。此後，知識論或為西方哲學之中心問題。

在印度，以宗教為中心，其唯識學道往形上學的碩果（對宇宙本體的討究），不是西方宗教所能望其項背的。至於人生之部，則因歸入宗教，倫理觀念淡薄，幾無可注意處。

在中國，絕少如西方，印度對知識之部的專注。形上學所講的截然不同於古西洋和印度針對呆板靜體所作有關本體的邏輯追究。他們以為宇宙行，生機充沛的自然宇宙。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之說則本曰儒家的道真於一而不限於一的「天地生物象」。墨子嘗言「天欲其生而惡其死。」顯見「尚同天志，兼愛以全生」對生命價值的極端尊崇。

中國人的宇宙是一活水源頭，一沖虛中和的有生系統，西洋的哲學、宗教若續以精神、物質二分，則其間的鴻溝在知識論的欲求下，將永無冥合之日（當代哲學家柏格森與懷特海已感到生活的直覺，流動的觀念之於現世人生的重要性。）

中國的心性之學純屬哲學思辨，絲毫不挾帶宗教色彩。「心」、「性」是什麼？地位又如何？自然宇宙錯綜互變，變動不居，其根源有一最高真理。心的世界（精神界）則由大宇宙展演而來，也有一指導真理（為「最高真理」所貫通），中國人稱之曰性。性屬天，心屬人，人性本宇宙化育萬物，生生大德的自然善性而立於此具體世界。古以天、地、人為三才（「才」是創造世界，完成宇宙之才），唯人心可彌綸宇宙，融徹萬物，內而盡精微，外而致廣大，以最具體上通最抽象。心世界是一現實同時是一理想，向此則演得人生最高無窮妙義：

(1)老莊道家著重「真」，只發展了自然哲學

(2)孔孟儒家著重「善」，從「善」字上發展出中國傳統文化中首要之道德精神。

(3)凡屬中國藝術皆同時具有自然性與道德性。

此人類文化之自然展出，歸趣於「文化與自然之合一」，「人道與天道之合一」的天人合德融通的最高人文理想。修養的進境，是由盡己之性來盡人之性，由盡人之性再來盡物之性，如此以參天地贊化育而財達涵泳悅樂的極致人生的境域。所以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切盡心盡性的工夫都在人的個別心上。

總說，中國人的「善」源於天，源於自然，是原始的，終極的，「惡」是後起的，暫發的。善是天道，惡本人事，人事引生有惡，此惡必由人性之回復天道而消弭。

方東美先生說：「就哲學立揚著想，真正中國人是此生此世的人。我們的理想境界仍然是現實世界上空靈的化境，我們的德業依舊是現實世界上偉大的努力。」至於天、人之關係，希臘、歐洲、中國之情形如何？方先生暫定三層說法「(1)希臘的天人關係是部分與全體的配合和諧。(2)歐洲的天人關係是二元或多端的敵對系統。(3)中國的天人關係是『彼是相因』的交感和諧（筆者按：「彼」為理想境界，「是」為現實世界。）」

我常想身為物理學、生物學、醫藥等等的學習研究者，在在表現於「專家」的分殊上，並不成之為「人」的普遍概念，而「人生」才本吾人最終的歸屬。一個欣欣向榮、活潑生氣的人生，正賴以生命價值和生命理念的確認，正所謂「超乎其外（極盡客觀的求真精神）」，「入乎其內

（現實生命價值的肯定）」。若一味向前，向外的追求人生，往而不得，那當真是花果飄零，失落的一代了。以我目前思想範疇與程度上的偏限，此敘述面是不夠寬廣的，但還是將它提出來暫作近兩年的總結。必須特加聲明的，是本篇文字的內容，其間大部為前人智慧的寧馨兒，我主要是串聯的地位，不敢居功。未了，舉「短歌行」兩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慰我踽踽於摸索途中的一分寂寥。

參考書要：

- | | | | |
|-----------|------|---------|-----|
| 中國文化叢談 | 錢穆著 | 羅素回憶錄 | 羅素著 |
| 中國人生哲學概要 | 方東美著 | （林衡哲譯） | |
| 中力話要 | 熊十力著 | | |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 梁漱溟著 | | |
| 哲學與現代世界 | 馮滬祥著 | | |
| 哲學中的科學方法 | 羅素原著 | （王星拱譯述） | |
|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 | 木爾茲著 | （伍光建譯） | |